

后现代与寂静的青春

• 谢昌逵

摘要 :上世纪 60 年代,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发达国家进入后现代,全球化、信息化形成了新的社会范式,为青年的成长带来新的环境。青年以自我社会化替代传统的社会化模式;由于新的社会风险,延长了青年期;民主的发展使青年以新个体主义的角色参与政治。这些新情况有的就表现为“寂静的青春”。而兴起的青年亚文化与后现代思潮的互动,要求符合客观规律的目的改造自然,以人的内在尺度促进社会变迁,为追求理想的未来不断创新,形成为“青年的欠缺美学”。

关键词 :后现代;寂静的青春;英雄气质;延长青年期;青年的欠缺美学

中图分类号 :D4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780(2011)03-0054-06

2010 年第 6 期的《当代青年研究》发表了吴端的《寂静的青春——试论青年现象的消失与存在意义》一文指出,到 21 世纪后现代时期出现了“寂静的青春”的现象。与此相对照,2010 年 5 月 24 日《环球时报》报道该报众多驻外记者写的《全球青年晚长大十年》的文章以事实印证了上述论点。后现代是关注人类向何处去,“寂静的青春”的出现则关系到现代化中的青年向何处去的问题。我们从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这个历史角度,对此作出初步的分析。

一、“英雄气质”的新涵义

吴端指出,青年消失的现象是在上世纪后期从发达国家开始出现的。青年在近现代历史上被视为社会发展动力的英雄性和革命性,是在“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的社会中最先消失的青年特征”。

对“革命”的解释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革命指历史进程发生质的变化,如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某一事物发生质的飞跃也称某某革命。狭义上的革命则指社会或政治制度的质变。提出“告别革命”的李泽厚认为“大规模的、长期的流血运动才叫革命,其他的不算革命,只算改革。”顾准认为,“人世间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大革命荡涤污泥浊水”。所以他认为,暴力革命也是后发达国家历史进程中无可奈何、不可避免的阶段。

一部欧洲史就充满了敌对与争夺,《西洋史》作者陈衡哲就说列国竞争是“欧洲的痼疾”。但是与封建时代中国的暴力停留在改朝换代不同,欧洲暴力革命将封建制度改变成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确是历史进步中不可避免的,以充满武力而又影响到全欧洲的法国大革命为例,1789 年 8 月 4 日制宪议会宣布旧制度的封建社会结束。议会成为革命斗争的中心,而“立法议会的会员,大抵是血气有余,而经验不足的青年”。^[1]大量事实证明青年在资本主义的诞生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比中国青年登上政治舞台要提前几个世纪。

发达国家进入后现代是在上世纪 60 年代,而 60 年代甚至出现了青年学生革命运动的最高潮。问题也恰好在这里,程巍在所著《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一书将这次青年运动称为“最后的革命”。该书观点认为:资产阶级经过几个世纪的激烈斗争,通过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改变了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但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则墨守成规,保留了贵族文化。他们在标准语言与俚词俗语、上半身与下半身、高雅与丑陋、文化与

作者简介 :谢昌逵,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离休干部。

亚文化等之间让前者贬低后者,这种等级文化具有政治压迫的性质。由于长辈的新教伦理与晚辈的消费文化产生的严重代沟,以及对战争、种族与性别歧视的反抗,首次集中在刚发达的高等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孩子们”掀起了一场革命。他们走向街头,却用服饰、发式、音乐等亚文化的和平手段在经济和政治之后完成了文化革命,资产阶级从贵族手中夺回了文化领导权。

这个最后的革命是历史性的标志事件。运动之后的1970年,由工业革命引起的第一次现代化开始走向了知识革命的第二次现代化。第一次现代化的政治特色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也开始向知识化、国际化、个性化转变。^[2]民主政治的进程为和平渐进创造了条件。1.在价值层面,通过搁置价值判断导致乌托邦的瓦解使革命热情的源头枯竭了。一些被认为大逆不道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获得了合法性,大大拓展了社会与制度的空间,“大到足以接纳它的一切新老对手们,致使他们甚至感到一种压力,仿佛惟有显示自己的异端性,才对得起这种宽容”。^[3]2.在法治与制度化层面,“政治过程的运作不是由任何意识形态所事先规定,而是被形式化、中立化、制度化的程序、规则和规范所规定,它才使不同政治信仰、不同利益追求的社会各阶层、各组织都平等地进入政治过程”。^[4]3.经济层面贫富差距依然存在,但是安东尼·奥罗姆写道:“明显的经济差异对于人们的生活是富有破坏性的,然而如果人们同时相信他们拥有向前进步的自由,那么,不平等将不会显得如此尖锐且不可忍受。”^[5]4.新的信息技术对于引发新的政治参与形式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青年们更是将它们作为政治或准政治交流的有效工具。上述这一系列进化使这个新时代治愈了欧洲列国相争的痼疾。相对于专制社会,现代化社会“主张以和平协商和讨论的方式而取代并避免暴力介入。卡尔·波普指出:“对于民主,我并不把它理解为‘人民统治’或‘多数人统治’这样一些含糊不清的东西,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无须使用暴力就能够授予或罢免统治权的制度。”^[6]所以赵鼎新写道:“目前有些西方学者之所以将西方社会描述为‘社会运动社会’,就是因为西方社会的大多数社会运动已经被体制化了。这样,西方虽然社会运动很多,但革命的可能性则趋近于零。”^[7]

因此带来了青年政治参与的新形式。让·查尔斯·拉葛雷主编的《青年与全球化》对此作了大量论述:“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处在全球化进程最前列的青年群体,将成为全球性沟通——他们通过这种沟通,实现自我社会化,以适应正浮现的新型社会与社会参与形式——的先遣队呢?”^[8]该书中I.桂娣克瓦所撰写的《全球化与文化参与》一文对此有论述:1.在意识形态缺失不再向往乌托邦的情况下,“年轻人并不把政治视为追求集体目标的手段,而是视为实现自我生活计划的一种途经。因此,他们倾向于参与针对单一问题的运动或保护行动,或者倾向于在极其狭窄的地方结构中活动。”2.“如果青年亚文化从根本上旨在改变社会秩序(他们中的许多人认同这种做法),那么他们不是通过政治行动而是通过一种新道德秩序的构建来完成的。在青年人的观念中,历史已经证明,重新创造文明的尝试会导致对文明自身更加令人胆寒的解构。因此,青年文化给我们带来的另一个启示就是:一个人只有通过改变自身才能改变世界。”^[9]事实也证明了她的分析。2010年底英国大学生成千上万地上街游行仅是为了抗议学费上涨这个单一的问题。2008年美国大选在际,当年1月21日美国《商业周刊》发表题为《青年冲击波》的文章(载2008年1月16日《参考消息》)指出“奥巴马比其他竞争者都更早地意识到,一场青年人引发的地震正在美国选民群体内部酝酿。”这代人规模庞大,在18到29岁之间的青年相当于美国选民的20%,被称为“新世纪一代”或“Y世代”。与历次竞选不同的是,青年这次竟成了选民中的生力军。赵鼎新因此认为在现代“大多数现代社会运动都可以被看作是民众为控制日益扩大的国家权力,或利用国家权力来推进自己的局部利益所作出的努力”。

再回到关于青年革命“英雄气质”逐渐消失的问题上。吴端指出,对青年阶段性发展的控制和调节关系到一个社会发展的有序性和可预测性,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发达程度上的重要区别,使青年现象淡化逐渐消失。应该看到,这种调节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使青年有了认同感,成为遵守社会规范的现代公民并形成公民文化,不再需要那种暴力革命的“英雄气质”,这正好是人类社会进步到高度文明发展、人的生命得到高度重视的标志。青年们用和平的社会运动方式,甚至用自我完善的努力来推动社会变革,这就是广义上的革命,“英雄气质”并未消失,只是历史的进展给革命的英雄主义增添了新的涵义。

二、青年期的延长

西方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进入了后现代,信息和科学技术膨胀,符号化和讯息化的人为的文化因素压倒自然因素,休闲和消费优先于生产,社会风险性增高,传统家庭正在松解,全球化和信息化是一种时代的变革,带来了许多新特点,特别是知识爆炸瓦解了旧有的分类概念和原则,原有的世界观也受到巨大冲击。

让-查尔斯·拉葛雷详细分析了变革为青年成长所形成的新型社会范式,青年社会化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家庭和传统组织面临崩溃,同时许多迹象表明,社会控制和大部分社会化职能正在从官方组织向网络转移。由于网络社会的出现,我们是否进入到一种新型的社会化模式之中。在那里,首要角色将转移到同辈之间和互相联系的个体之间。”^[10]另一方面,竞争更加激烈,经济危机本来就增加了失业,青年人在有了更大自由的同时又面临更大的风险。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认为晚期现代化诞生了风险社会,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变迁表现为个体化,人们失去了传统与家庭的支持,只能依赖于自身,社会增加了人为的风险。

拉葛雷讨论了因此形成的“延长青年期问题”。在《全球青年晚长大十年》一文中就有个小标题:“欧洲青年赖在家里和学校”。比利时鲁沃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就出现许多“老学生”,赖在学校七八年也不毕业。即使大学毕业生,他们的职业定位也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智利《信使报》发表题为《21世纪的大学生》的文章(载2010年11月3日《参考消息》),列举学心理学的毕业生从事采购、学历史的出任药品推销、有的就业后又辞职到国外餐厅打工增加国际知识,然后回国找到更好的工作这些事例。专家指出“停留于大学所学专业的做法是不对的,一个人必须在生活和工作中获取知识,只有这样你所从事的职业才能为你带来收益。”在传统条件下,青年向成年转型的生命周期中,学校毕业、离开父母、成家立业等标志事件现在都变得多样性、差异性和碎片化。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成了梦想,拉葛雷惊诧地问道“难道他们永远也不会成为成年人?”他引用高利尔的理论:“从一个坚持僵化、系统化和制度化——由于各种社会政策——划分年龄段的社会,转向一个促进‘弹性年龄段’的社会。”^[11]

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承担已成为现在青年生活中的一部分。学者们认为,充满安全感的未来可能是安慰但也可能是满足与停滞。不确定性虽然是一种威胁同时也是挑战。青年必须更多关注自身的发展并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正如吉登斯说的“必须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海洋中寻找方向的航海者。”青年增强了自主性,不再是服从、依赖和听命于权威,“这也是我们得以摆脱上百年来传统桎梏的良好契机。作为现代公民,我们正在摆脱过去的枷锁,变得更为自主,当然这同时要求我们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使命。传统的瓦解以及社会化机构的弱化正在使新个体主义的出现成为可能,这既有别于启蒙运动也不同于新自由市场所宣扬的观点,而是个体从社会共同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当然也有可能是从已有的社会义务中解放出来,从而面对更加开阔的视野,抓住机会并从中做出判断或选择。”^[12]

事实证明了新个体主义的出现。安吉拉·默克罗比在她的《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一书中讨论了青年亚文化如何给经济萧条时期的青年提供了一个时髦的机会。上世纪90年代,在朋克之后青年文化有了改变,又出现了青年出售二手服装的旧货市场,青年在特定聚会场所饮酒、跳舞、吸食迷幻剂彻夜狂欢的“狂欢派对”活动。“在现在的旧衣时尚中,我们看到的是狡黠、色彩、夸张、幽默、对传统成人服装的反抗,以及任性的无政府主义和抑不可止的乐观主义。”而在狂欢派对中,青年们在集体中享受即兴的解放,从流行规则和既定秩序中解放出来,将阶层等级、经典教义、家长权威、性压抑等等抛诸脑后,摆脱过去的枷锁,“正好处在一种离经叛道的中心”。“亚文化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通过各种象征符号、服饰风格等等的组合,为青少年在集体意义中提供强烈的个体意识。”^[13]亚文化影迷杂志、音乐和服饰的生产以及举行狂欢的俱乐部,既宣传了亚文化又使青年学到了谋生的手艺,在高等教育之外创造了一种新的工作机会。

让-查尔斯·拉葛雷在书中提到1981年和1990年法国进行的两次世界范围的价值观调查,其中殷格哈特博士负责欧洲部分。调查结果认为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青年人是这一进程的推动者。由于他们受过良好教育,生活有很大提高,与老一代为生活所困追求物质不同,形成了“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14]欧

美各国在上世纪 80 年代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价值观念开始从热衷于经济增长和财富占有向关注生态环境、生活质量等方面转变，青年不仅是这一进程的推动者，有的甚至身体力行。2007 年 3 月 15 日《上海青年报》刊载俞天白的《邂逅德国后物质主义者》一文，他会见了儿子的朋友克劳蒂娅小姐，她对大家公认已经优美的德国生态环境却十分不满。她收入不菲，却不论天气如何均骑自行车往返 30 公里上下班。为了减少开车者，她义务替人修自行车。她住一室一厅，十分简朴，衣服都是棉纺的……她监督政府的浪费，而且有人呼应，高举“可持续发展”旗帜统一行动。作者感叹自己面对的“是一位既感性又被理念驱动着的，勇敢、自信、独立的女性，一位在当代物欲横流下奋力维护人类生存环境的社会群体之代表。”

这些青年摆脱了过去的枷锁，也摆脱了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世界的中心”这个由启蒙带来的新神话，摆脱了个人至上、弱肉强食这个新自由主义的信条，向注重生活质量、个体幸福、共同合作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念转变，身体力行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使命。“现在应该是每个人都参与创造历史的时代。”^[15]以新个体主义出现在这个时代，是青年发生发展历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三、亚文化与后现代

吴端提出“青年的欠缺美学”是可贵的原创思想。“如果说欠缺性或不完全性是人的本质的话，那么青年正是显现出人的原始潜在性的一种欠缺的美学。”“马克思指出的人是按照‘内在尺度’实现自我的价值目的，对青年研究来说就是‘按照美的规律’（人的内在尺度）一种有欠缺的青年美学来创造人类的未来。”

人与动物不同，动物一出生就达到了完成，只用出生时就规定好了的特定行为就可生存在特定环境中。人出生时生理心理都未完成因此具有极大的可塑性。“人是这样一种存在物，他不会停留在某种已有的存在状况，也不会满足于某种已有的规定性，他总是力求创造自己的新的存在状况，力求生产自己的新的规定性，他为了自己更好的存在，总是追求着自由的、全面的发展。”^[16]对未来满怀希望是人类生成、发展和超越的最原始的根据和最重要的动力。青年正是追求未来的时期，不懈的追求导致了“青年的欠缺美学”。刘再复在评介李泽厚的美学时写道：“他的美学便有一条可循的线索，即认定美不是美感所创造，而是人的历史实践所创造。换句话说，美不是美感的结果，而是历史的结果——人在历史实践中‘积淀’的结果，也就是自然化人的结果。外自然的人化产生工具—社会结构，产生科技人文；内自然的人化则产生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人性，产生情感本体。”^[17]

吴端说青年是美的一种象征，是一种普遍时间的象征。埃德加·莫兰就论证了从原人向智人的进化中存在族类的青春化，人脑的进化延长了不成熟状态的过渡期，青少年在此期间接收成人社会经验的同时在游戏中加以修改和创新，直立行走、使用工具、发明语言等等都是在青春期出现的。^[18]青年作为美的象征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就得到充分展现，因此在各民族的许多神话中充满了健壮、聪颖、活泼、俊美的少男少女形象。当男性成年加强了统治地位以后就用成人礼控制青年。为了集体生存和整体利益而设计的种种礼仪禁忌，成为超个体的意志主宰和支配个体，是异化的源头。不同的现实社会环境造就了不同的青年亚群体，涌现青少年社会问题。但是，追求理想与自由的青年的本质始终存在，特别是在上世纪 60 年代，史无前例的青年运动创造了历史，又是青年文化的一次重大突破，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发展。研究后现代主义和史学之间关系的两位学者就直接提到青年亚文化推动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又有社会的层面，那就是 20 世纪 60 年代在西方青年人中流行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年轻学生那时已经开始追求多元化的历史意识，质疑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和对非西方文化的轻视态度。”“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法国思想家对西方的文化传统似乎抱有比较强烈的怀疑态度，……这种思想倾向，与青年学生的‘反文化’运动交相呼应，使得法国思想界显得特别激进。”^[19]

对 20 世纪 60 年代亚文化的主题已有太多的论述，“他们留给美国社会最值得纪念的遗产当数他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及他们对自然环境的关心和爱护。”^[20]那个年代的嬉皮士到乡间农庄和山林湖边等人烟稀少的地方安营扎寨以亲近自然。这与当时初露端倪的环保意识不谋而合。1968 年罗马俱乐部成立，来自 7 个国家 17 位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的青年科学家在 1972 年完成俱乐部第一个文献《增长的极限》，被舆论称作“70 年代爆炸性杰作”。此后青年的环保运动日新月异。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批判，就相应

地有这个主题。著名哲学家张世英在《‘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一文中,简单介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使理性批判和自由创造的现代性精神走向了反面,而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批判传统的“主体性”2.批判理性至上意义3.批判崇尚超感性的、超验的东西的传统形而上学4.批判以普遍性、同一性压制个体性、差异性的传统思想模式5.最终把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归结为人的审美生活——自由生活的彻底实现,因此,美学问题和文艺评论成了“后现代主义”的主要话题。^[21]

亚文化与后现代的互动、青年文化与学术思想的交流,成为青年发生发展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壮观景象,是青年以个体化参与社会这个新时代的硕果。著名学者玛格丽特·米德因此提出了代沟理论,认为上世纪60年代正处在发展一种新文化的时期,代表未来的不再是长辈而是孩子的前象征文化。问题是,青年文化的理想性质有其合理性,但是尚不足以独自引导时代的潮流,需要与先进文化相互协调共同推动文化的发展。亚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互动形成高潮,正是这种协调发展的表现,其中就有前象征文化的特征。批判与超越是西方哲学的优良传统,一代又一代哲学家在批判与超越中形成了群星灿烂的大师队伍,他们创建了现代化文化。亚文化与后现代将继存这个优良的传统,在批判的基础上提出建设性的新见解。哈贝马斯等学者认为在认可后现代时,还应重估现代,吸收前现代。哈贝马斯强调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启蒙的缺陷应由进一步的启蒙来克服。

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人性贪婪的膨胀,陈彩虹在分析美国最近的金融危机时指出:“任何一次危机的最后根源,莫不是人性的贪婪和人性贪婪的意识形态化,以及‘人造’制度对人性贪婪的极端化推崇和支持。这次‘次贷危机’也不例外。”作者追问:“究竟是人的‘贪婪’本性造成了制度安排的畸形,还是制度的力量,导致了人性的扭曲?”“但我们还是坚定地认为,人性‘贪婪’的这种规定,具有弱化和改造的可能”尽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与更多更大的痛苦经历。^[22]恶作为推动历史的杠杆与善作为人类本体的价值,相互间确是要经过漫长冲突的历程才能逐渐缓和与协调。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后现代价值观的兴起,也包含了对贪婪的改造。青年成为这一转变的推动者,既不是由于英雄人物的号召,也不是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是青年们以新个体主义的角色从自发到自为自觉的行为,正好体现了吴端所说的青年概念。

“人作为个体从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进入到自由自觉的生存状态,这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成为现代社会运行的支撑性因素,是现代社会的创新能力、内在活力和驱动力的源泉。”^[23]在前现代,青年处在米德所说的后象征文化之中,只能根深蒂固地复制老一代的期望。进入现代,人的发现导致人的解放,但是那种自觉状态也只是社会精英这一部分人的特殊状态,还没有普及到广大民众。正如拉葛雷说的,青年“得以摆脱上百年来传统桎梏”以后,方才成为现代意义的真正的人,这是启蒙运动的重大进展与收获。马克思说的“内在的尺度”,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本来意义、目的和自由,异化使人失去了人自己的本质。青年的创新正好促进人性的回归,使目的性与规律性趋向统一。这就要求改变传统的生产与消费方式,形成循环经济,使新技术、新设计与更环保的物品成为人们的消费对象。依照客观规律的内在尺度去改造世界,这个改造了的世界的客观现实存在的形式就是美。青年们渐进推动社会的进步,构成为“青年的欠缺美学”。在历史上以群体方式在英雄人物的统率下参与暴力革命的青年被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载入青年学,那么“青年的欠缺美学”则完全是一种新的青年观。

对于以新个体主义角色出现在新时代的青年来说,作为面向未来而有的未完成而有待生成的新生命,如何塑造自身就有重要的意义。“传统社会化的制度消失得越快,在互动中领悟时代的‘生命原理’的‘自然’(spontaneous)社会化过程就越重要。”^[24]此处“自然(spontaneous)”可译为“自发的、自动的”,也就是更需要有个人自主的努力。人的生成是历代思想大师们最关注的课题。从苏格拉底引用德尔斐庙门楣上的名言“认识你自己”,到尼采的“成为你自己”,到萨特的“如果存在真是先于本质的话,人就要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25]所以《主体生成论》的作者段德智写道:“我们不妨把上下几千年的西方人学发展史理解成一部关于人的主体性和主体生成性的历史。”^[26]青年期是人的生成中最关键的时期,可喜的是,对发达国家青年价值观的多次调查表明,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不再强调权威、实现个体幸福、后物质主义等这些题目现在已是青年最高的选项。青年独自面临社会风险,在一次次失败与成功的实践中,通过自我意识加以认识、批判与超越,积累人生

经验,有了个体独特的文化心理。青年们又热衷于同辈间的集体认同,在相互的交流中,个人意识积淀为集体的文化心理,认可他者的存在,避免人类中心主义与个人至上主义,从个体主体性发展到主体间性和集团性。“自然”社会化,首先就是在社会化的要求与内容上,应从传统社会要求青年追求权力与财富转向后现代青年自觉追求幸福与和谐。这种新的文化心理又通过青年文化与学术思想互动推动文化的进化,促进青年以崇高的美感建立起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的和谐关系,迎接人的解放。走在现代化最前列的青年们为成长所作的努力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它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理想的起跑线,是每个个人进入创造历史时代的新型社会的推动力。

这就是吴端说的按照美的规律(人的内在尺度)一种有欠缺的青年美学来创造人类的未来。青年的欠缺美学也将为青年研究开拓面向未来更有学术价值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 [1]陈衡哲.西洋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46.
- [2]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10周年回顾展[G].2010,8:15-18.
- [3]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M].上海:三联书店,2006:23.
- [4]甘阳:“民间社会”概念批判//张静.国家与社会[G].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30.
- [5][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M].张华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46.
- [6]高宣扬.后现代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3.
- [7]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J].社会学基础,2005(01).
- [8][9][10][11][12][14][24][法]让-查尔斯·拉葛雷.青年与全球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13][英]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M].田晓菲,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 [15]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M].上海:三联书店,2005:134.
- [16]夏甄陶.人是什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40.
- [17]刘再复.李泽厚美学概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9:27.
- [18]埃德加·莫兰.迷失的范失:人性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7.
- [19]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29—32.
- [20]王恩铭.美国反正统文化运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89.
- [21]张世英:“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1).
- [22]陈彩虹.中美老太太相遇故事新编[A].读书,2008(12).
- [23]徐国源.典范转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77.
- [25][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8.
- [26]段德智.主体生成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

(责任编辑:李春丽)